

七部重点献礼影片用光影讴歌英雄辈出的民族,以情怀抒写凡者不凡的华章

礼赞时代与理想,中国英雄“点燃”全国大银幕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里有你也有我,33城超前点映,多少观众反馈“热泪盈眶”。致敬中国初代登山英雄的《攀登者》把“电影之外”的人奉为座上宾,一场“国旗飘扬”的首映礼,让致敬奋斗者、致敬攀登精神,赋予了一部电影超越电影的意义。改编自真人真事的《中国机长》紧接着《烈火英雄》即刻“启航”,于沧海横流中尽显凡人英雄的本色。

9月30日正式开启的电影国庆档,重点献礼片数箭齐发,首日票房超过6.5亿元——在对时代与理想的礼赞中,中国故事“点燃”全国大银幕。而自暑期档开始,《决胜时刻》《古田军号》《红星照耀中国》三部已先后在院线热映,它们循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足迹而来,从人民的历史选择里发掘创作主题、张扬革命精神。

新中国奋斗不息的70年,也是中国电影砥砺前行、蓬勃发展的70年。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由中宣部国家电影局重点推介的七部献礼影片,恰是一代代中国电影人不断在创作与市场上勇攀高峰的注脚——当他们用光影讴歌英雄辈出的民族,以情怀抒写凡者不凡的华章,观众能从作品对时代与理想的礼赞中,读懂中国电影的赤诚初心。

叩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让最深的泪为祖国而流

《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开国大典前夕、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国女排世界大赛三连冠、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北京奥运盛大开幕、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及朱日和阅兵——《我和我的祖国》用七个短小的篇章,合奏新中国的磅礴交响。

电影是属于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我和我的祖国》是再好不过的诠释者。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分别执导七部短



片,以七个历史时刻共同铸就我们的家国记忆。陈凯歌感慨非常:“导演们共同拍一部电影,礼敬新中国华诞,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这是中国电影人给国家的一次集体献礼。”七位作者各有所长,七部短片独立成章,但它们共同的基调是昂扬又深情的。导演们的一致愿望是:在每一部短片里用普通人视角讲述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呈现一批生动鲜活的中国人。

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用电影的章回体速写了新中国70年的伟大征途,那么《攀登者》《烈火英雄》《中国机长》便是各自探入了中国大地的褶皱,为那些值得一书的人与事留下浓墨重彩的影像故事。

《攀登者》以1960年和1975年两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先驱故事为蓝本改编。该影片出品人、总制片人任仲伦说:“震惊的是我们的眼睛,震撼的是我们的心灵。”中国电影正从大国迈向强国,电影创作正从高原走向高峰,尤其需要电影艺术家具有攀登者的冲顶精神。

《中国机长》与《烈火英雄》异曲同工,都是把尚有富余的新闻故事“转码”成为电影,前者改编自牵动世人心弦的川航3U8633次航班特情事件,后者由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脱胎而成。刚过去的夏天,“最美逆行者”获得了直逼17亿元的可观票房收入,当代凡

人英雄的品格赢得了观众投票。而在点映场中,“英雄机长”原型刘传健亮相,一番“使命人生、凡者不凡”的讲述,为电影铺就了最深厚的底色。

追寻先烈足迹,让传承红色基因成为电影人的担当

黄建新、宁海强执导,唐国强、刘劲、王伍福等主演,单看这些以特型演员为主的阵容,《决胜时刻》底牌已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该片已于9月20日上映,影片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香山度过的那段关乎民族命运的不寻常岁月,艺术

再现了党中央在香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筹备新中国的历史。

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看来,《决胜时刻》既带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烙印,又在精神与情感上链接着当代青年。“影片匠心独运地用一组与新中国成立休戚相关的人物串联起1949年波澜壮阔的画卷,以此来鼓舞当代青年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精神。”

无独有偶,纪念古田会议召开90周年的影片《古田军号》同样视角别致。它以一名单红军小号手切入,再现了当年那段极具使命感与感染力的历史。主创希望,能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青年观众肩负起传承红色基因的

使命。此外,《红星照耀中国》改编自轰动世界的同名纪实文学,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第一人称叙事,用充满力量的笔法向观众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光芒和初心的炽热。国内路演时,主演柯南·何斐坦陈心迹,他希望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在业界看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是这七部献礼影片被着重推介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70年,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发展步伐,都对电影人提出了全新要求——调试创作视野的焦距,用镜头走进时代、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展望未来,与新中国一路同行。

戏曲电影伴随中国影史百年历程,更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展成中国特有的影片类型

让戏曲电影成为走向世界的闪亮精神标识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上海出品”的戏曲电影又一次登上国际A类电影节。近日举办的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中国戏曲电影展”上,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昆剧电影《景阳钟》、沪剧电影《挑山女人》、越剧电影《西厢记》《白蛇传》相继与西班牙观众见面。

随着中国第一条“戏曲电影院线”在上海成立,经典戏曲电影与新近拍摄完成的戏曲电影有了一方展示空间,更能够回顾中国特有电影类型——戏曲电影70年的发展历程。为期两周的“2019越剧电影展”中,《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祥林嫂》等八部戏曲陆续展映63场。上海沪剧院联合影视公司出品的沪剧电影《雷雨》也于日前在长三角100多个电影院同步上映。

回首70年,戏曲电影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缩影。而上海作为戏曲电影重镇,更是在不同时期推出一批精品力作:从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到缔造票房神话的越剧电影《红楼梦》、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从近年推出首部3D全景声戏曲电影《霸王别姬》,到陆续获得国际奖项的昆剧电影《景阳钟》、沪剧电影《挑山女人》……

70年间戏曲与电影这两种艺术样式不仅在大众传播与艺术普及中彼此成就、互相助力,而作为中国电影特有的片种,戏曲电影也随技术革新与艺术理念发展而逐渐形成戏曲电影独有的美学体系。正如先后参演多部戏曲电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所说:“戏曲与电影的合作与探索之路是正确的,充满希望的。越是民族的,才越能在世界艺术之林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

从市场流行驱动到成为文化传承传播载体——

戏曲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其艺术发展的高峰

戏曲电影伴随中国影史百年历程。



1905年岁末,京剧“谭派”创始人谭鑫培在北京丰泰照相馆表演了几个拿手片段,这间“戏装照”闻名的照相馆意外诞生了中国首部电影。而中国首部彩色电影同样是戏曲电影——由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演、费穆执导于1948年的《生死恨》。影史诸多“第一”有戏曲的身影并非偶然。电影被引入中国的初期,或多或少借力戏曲来完成市场的拓展。作为20世纪最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本土文艺样式,戏曲无疑成为最受欢迎的电影题材之一。

“这一时期的作品或是民营影视公司出于市场考量拍摄,或是艺术家为自身艺术追求探索而创作,随意性比较大,并未真正形成有规划、有规模的片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高小健曾撰写《中国戏曲电影史》一书,他认为,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戏曲

电影真正迎来了其创作产量与艺术探索的第一个高峰期。在他看来,得益于国家对于戏曲传播传承的重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电影制片厂有计划地拍摄戏曲电影。尤其是在上海,1951年专门设立了戏曲电影短期训练班,培养专门人才。

这一时期戏曲电影多由电影名家执导,由剧种代表艺术家演绎经典作品或代表作:如新风霞主演的评剧电影《花为媒》、筱文艳主演的淮剧电影《女审》、常香玉主演的豫剧电影《花木兰》等标定了戏曲电影的第一个艺术高峰。而这些作品也一改解放前京剧电影“一家独大”的局面,楚剧、锡剧、莆仙戏等小剧种得以借助电影走到全国观众面前。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黄梅戏《天仙配》创下同期戏曲电影观影人次之最。而像越剧这样的地方剧种更是由于

《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祥林嫂》《情探》等电影的传播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剧种。

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沉寂,戏曲电影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回暖,再度迎来春天。2011年启动的“京剧电影工程”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批十部电影的拍摄。而近五年间,上海已经拍摄完成超过10部电影,这其中不仅有京剧《霸王别姬》、越剧《西厢记》等经典作品,也涵盖京剧《曹操与杨修》、昆剧《景阳钟》、越剧《双飞翼》等一批新时期的新编作品。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认为,在电影成为大众最主要流行文化消费的今天,戏曲有必要通过戏曲电影来实现更快、更广的传播普及,赢得新的观众,焕发新的生命。

从美学观念演进到技术革新升级——

戏曲电影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舞台

70年的发展探索中,戏曲电影既发挥了记录的功能,将梅兰芳、周信芳、俞振飞、徐玉兰、王文娟等一批各剧种代表人物、代表流派的经典作品、精彩演绎得以保存,并且在以电影语汇展现戏曲本体艺术精髓的同时,在美学上达到交融,进而成为一种特有的电影类型,呈现不同的风格。比如,崔嵬导演的京剧电影《野猪林》运用镜头、景别等电影语言,令李少春等艺术家的表演艺术在银幕得以充分展现。而白沉导演、黄裳参与的《盖叫天的舞台艺术》则选择以

“舞台纪录片”的方式,成为盖派艺术传承的重要文献资料。费穆执导的京剧电影《斩经堂》开启了戏曲电影尝试用实景拍摄的先河。岑范执导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更是在把戏曲片当作故事片拍摄的探索中,运用空镜头营造气氛、辅助表达人物心理。

在学者看来,正是几代艺术家的共同努力,让西方现代艺术与东方传统艺术形成了有机结合,而戏曲的写意性与电影的写实性看似构成了一组矛盾,恰恰也给予戏曲电影无限的可能性。

近年戏曲电影主创没有停止对于戏曲电影美学观念创新探索的步伐。郑大圣执导的《廉吏于成龙》突破性运用“间离”手法——当镜头跟随于成龙从舞台侧幕走到台前“入戏”,所构架的“戏中戏”结构,带领观众体验戏曲的舞台审美范式。而在去年首映的沪剧电影《挑山女人》结尾,导演汪灏安排主演华雯与角色原型在挑山路上完成一次“对望”。这些手法都试图突破戏曲舞台固定的时空,与当下生联结对话,进而为戏曲表达释放更多空间与余韵。

技术的革新同样贯穿70年。新中国初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组条件有限,为满足彩色片对灯光的特别要求,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特别调来防空探照灯的发电机,白天为剧组供电,晚上再调回用于防空。时至今日,3D、4K、全景声等最新的电影技术已被导演滕俊杰率先引入戏曲电影拍摄,京剧电影《霸王别姬》率先在好莱坞赢得掌声与喝彩。此后,京剧电影《萧何月下追韩信》《曹操与杨修》、昆剧电影《景阳钟》、沪剧电影《挑山女人》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多个国际电影节摘得奖项。

随着传统文化的回暖,这些新作正一步步回归大银幕,从电影院“争取观众”。去年,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真正实现戏曲电影首映的梦想,8月30日首映日全国排片达300多场,而该剧在过去30年舞台演出总场次不过500场。带着新时代戏曲人与电影人的共同努力,戏曲电影正成为激活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传播路径,更有望成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精神标识。